

安家正：胶东文化守望者

冯宝新

烟台市文化局原局长徐明先生在《胶东文化守望者——缅怀安家正先生》一文中说：“安家正先生好比胶东母亲的文化赤子。他以挚爱与情怀守望着胶东文化这片精神家园，用手中的笔传承着胶东文化的神奇与不朽，用生命践行着胶东文化守望者的使命与担当。他是值得被永远怀念的人。”

这是对安家正先生一生献身胶东文化事业极中肯的评价。安先生深耕胶东地域文化数十载，以病躯为炬，以笔墨为桥，打捞胶东历史文化碎片，用一千万言的著述，树立了一座不倒的丰碑，为胶东文化挖掘研究与传承做出贡献。

一

安先生堪称胶东文史的拓荒人，其扛鼎之作《胶东通史演义》等系列著述，不仅自成一家之言，更在抢救与构建胶东文脉体系上立下不朽之功。

早在30年前，安先生出于自己的研究爱好和历史使命感，就萌发了写作一部《胶东通史演义》的想法。编写这样一部著作需要了解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，他数十年如一日，熟读《史记》和二十四史，从历史典籍中汲取营养，搜集烟威海防各县市区新旧方志、碑刻、家谱、口述史料。后期，他在老伴邹淑香的帮助下，在轮椅上用仅有的0.25的视力，以惊人的毅力逐字核对，或记录内容出处，或做成文字卡片，记录的读书笔记有数十本、制作的读书卡片有上千张，完成的草稿装满了10个厚厚的档案盒。

他把考古发现与民间传说相互印证，把政治军事与经济文化并重，既揭示了胶东作为齐鲁文化支脉的共性，更凸显其海洋文明、海防重镇、开埠前沿、红色摇篮的独特品格。

2011年，《胶东通史演义》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，2012年该书获得烟台市社会科学一等奖。这部通史分上下两册，以通俗演义笔法，贯通胶东7000年文明史，是胶东地域第一部完整、系统、面向大众的通史演义著作。全书结构清晰，分为远古传说篇、方国先秦篇、秦汉一统篇、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篇、宋金元篇、明清卫所篇、近代开埠与救亡篇。书中既有莱国、牟国、莒国等方国兴衰，也写戚继光抗倭、张弼士实业兴邦；既有天福山起义、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等红色篇章，也记录市井民俗、海防贸易、开埠风情。

他以“史事有据、演义有度”为原则，仿传统章回体，语言通俗晓畅，既坚守史料严谨，又兼具文学可读性，让胶东从零散传说、方志碎片，变为有头有尾、有血有肉的完整文明长卷。

《胶东通史演义》问世后，引发社会各界好评，媒体争相报道。九旬峻青先生闻讯欣然命题题字“热心著通史 冷眼观春秋”。

这部著述，堪称胶东地域文化研究的里程碑，让普通读者得以读懂家乡七千年沧桑。该书与《胶东半岛鸟文化》《烟台大观》等著作相辅相成，搭建起从古代文明到当代发展、从英雄风骨到市井烟火的完整胶东文脉体系，让胶东文化有了可依可循、可传可续的精神载体。

二

安先生深知，地域文化的根脉，不仅在历代英雄的风骨里，也在寻常百姓的烟火中。除了宏大的历史叙事，他将目光投向老烟台的街巷村落，将笔触投向民间。

他把民间艺术、地方小吃等视为重要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认为诸如小吃这类看似微小的项目，恰恰构建起了胶东的人间烟火，再现了民间的生存状态与情感寄托。为此，他创作《烟台小吃传奇》，记录下丹桂小吃的鲜香、海草房的古朴、鲅鱼饺子与福山菜的美味，从三鲜片汤的清香到街头叫卖的吆喝，都小心翼翼地留存，填补了当地饮食、民俗等领域的空白。

他的散文集《留住乡愁胶东人》也生动记录了从历史名人到身边普通百姓的百态人生，将胶东的乡愁与烟火气永远留存。

而著述《老烟台风情》，则尽显老烟台开埠发展历史与风情，洋行商号的繁华与市井生活的恬淡，组织成一幅生动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很多人不知道，安先生这份坚守，是藏在与病痛抗争的岁月里。他中风12年，半身不遂，右眼失明，可他从未放下手中的笔，七旬执笔撰写《烟台小吃传奇》，八旬勉力续写《老烟台》系列，后在病榻上又完成《至宝三鞭丸传奇》《沧浪酒魂张弼士》等著述。

先生对地域文化的热爱，还体现在《烟台史话》《烟台大观》《老烟台风情》《老烟台履痕》《烟台钟表传奇》等10多本作品中。

安先生的功劳簿上，应该浓墨重彩为其老伴邹淑香记下一笔。他们从大学时代便志同道合，夫唱妇随，后来先生偏瘫后，生活不能自理，都是在邹淑香扶助下进行研究的。2001年，8卷本、500多万字的《安家正文集》自费出版，花光了家中积蓄，邹淑香却无怨无悔。正是这份相濡以沫的爱情与理解，让安先生能够心无旁骛地投身于他所热爱的文化事业。

安先生在《烟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精粹》一书的序言里曾这样说过“千里海岸绵延，高亢的大杆号嘹亮，唤起渔家儿女征服海洋的雄心壮志；八百里群山起伏，阵阵山歌悠扬，梳剪得山色更加葱翠欲滴……”真挚抒发了他对烟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爱。

安先生坚决反对民俗商业化，认为民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，是需要挖掘的，而不是创新，创新的民俗是没有生命力的。

三

文化学者对地域文化传承与传播，多以史学治学规范存史留脉，以文学笔墨润魂传韵。安先生以史学为骨、以文学为肉，探索出一条文学创作与史学研究双栖并行的书写路子。这种“文史交融”的书写方式，不仅赋予了胶东文化鲜活生命力，更在学术与大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，让地域历史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心中。

安先生创作的《戚继光》《王懿荣》《赛时礼》等长篇小说，立足胶东历史人物与地域事件，以细腻笔触、生动叙事，再现一幕幕胶东历史场景，串联起戚继光、王懿荣、赛时礼等英雄谱系，让历史人物走出史志典籍，变得鲜活立体，让遥远模糊的胶东历史碎片变得完整清晰、可感可知。

他的《沧浪酒魂张弼士》书写胶东实业家的传奇，《吴佩孚》还原近代胶东人物的复杂人生，《半岛泪》《将星泪》则演绎半岛百年沧桑，再现了这些在胶东乃至全国都有影响的人物等。他的《荀子的故事》《皇帝临终的悔恨》《萍侠追魂》《秦淮悲歌》等长篇小说，以及结集《安家正小说选》，让历史人物有血有肉。

他的文学史研究、文学评论有《胶东当代文学史略》《峻青散文研究》《峻青创作论稿》等，试图系统梳理胶东文学脉络。

先生以文学之笔，激活沉寂的历史档案。他的创作长篇纪实文学《半岛泪》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，更是他以严谨治史态度深入考证、大胆质疑的历史产物。作家峻青说：“他（安家正）写《半岛泪》，是基于义愤，为胶东革命史上最早最大的冤案主角——于琅，发出的正义之声。值得特别指出的是：家正在写《半岛泪》时，于琅的冤案还没有平反，家正挺身而出敢为天下先奋笔疾书，写出了《半岛泪》，不仅表现了他的非凡的史胆，更表现了一个作家的惊人的勇气。”

纵观先生的创作生涯可知，他的文学与史学的双栖书写，绝非两种创作形式的简单叠加，而是他立足本土、守护文脉的文化自觉。如《烟台史话》《烟台大观》《老烟台风情》《烟台旅游故事》《老烟台1928》《老烟台履痕》，以街巷为卷、以市井为墨，记录北大街、天后宫、老字号、开埠洋楼、民俗节庆，打捞沉淀的城市记忆；主编《磁山阴主文化》，梳理胶东原生信仰体系。

四

安先生不仅把深耕、挖掘、传承胶东历史文化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，而且在提携新人，培养地域文化队伍上功不可没，让胶东历史文化传承后继有人。他始终心系青年学者与文化爱好者，倾尽全力为他们铺路搭桥，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

佳话。

安先生去世后，他的多位学生、文化学者王天仁、烟台文联原副主席贺宗仪、福山作家梁益美、栖霞文化学者孙明浩等都曾撰文在媒体上发表怀念文章，感念先生推许新秀、奖掖后学之恩。

芝罘区的荆辉祥爱好民间故事，颇有收获。安先生得知他准备出书，不仅帮他订正文稿，而且亲自作序，又联系一位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书法家题写书名。安先生就是这样不为功利，甘做人梯，奖掖后辈，全力唱扬。

孙明浩欲出版一部报告文学集《胶东风流》，他慕名找到安先生。安先生没有推辞，在百忙之中为该书作序，并给予很高评价。后来在安先生的鼓励指导下，孙明浩业余时间沉浸在栖霞地域历史文化的探索研究中，先后出版了《栖霞风物》《神仙丘处机》等作品。

对于登门求教的青年人，他无论身体多么不适，都坚持接待，用温和的话语鼓励他们坚守初心、踏实治学；他还积极倡导设立与胶东文化研究相关的交流平台，鼓励青年人深入田野、搜集史料，助力他们成长为胶东文化研究的新生力量。

安先生临终前，留下嘱托：“书是有生命的，不该锁在柜子里。磁山既安静，适合它们安身，也能让更多人读到。”遵照遗愿，安先生毕生积攒的6500余册藏书和一千多万言的手稿，悉数捐赠给了磁山，把毕生心血化作公共财富，在“磁山爱国主义教育展览馆”内，特辟“安家正书屋”作为特别展室，让这份文脉的火种，能照亮更多追寻胶东文化的人。

五

安先生曾说过：“我希望能创作一本可以经得起考究的文献资料，让胶东人士更好地了解本土历史，增强乡土凝聚力。”他做到了，并终其一生都在进行胶东文史和民俗非遗的研究，可谓深耕细作，硕果累累。他用四十卷本、一千多万言，为胶东文化留下了一座“基因库”。

本地知名作家暴国瑞先生说过：“一个成功的文人，一个成功的作家，是靠作品说话的，他的几十卷文集，是留给烟台和后世的宝贵文化遗产，他用自己的著作作为他树立了一座不倒的丰碑。”

安先生虽已驾鹤西去，但他的笔墨从未褪色，他的精神从未远去。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执着、热爱与坚守，那些跨越时光的赤诚、坚韧与担当，早已融入胶东的山海之间，融入渔盐的清咸里，融入吕剧的质朴中，融入剪纸的锯齿纹间，成为胶东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如今，二马路那间“傻干斋”里，老教授的身影不在了，但他留下的那些书，那些字，还有那一身“齐鲁风骨”，却像烟台山上的灯塔，永远亮着，为后来者照着路。

守望者虽去，但薪火不灭。